

迫过上流亡生活，波洛也该是那个“非常风趣的小个子，一个衣着时髦的花花公子，但是惊人地机敏”，从不曾累累如丧家之犬。

藏在“玛丽”身后15年

当全世界都在以“阿加莎式谋杀”为一等褒奖的时候，阿加莎本人，倒是早已动了“与推理小说女王阿加莎渐舍离”的心——早在1930年，阿加莎就藏在玛丽·韦斯特马科特（Mary Westmacott）这个笔名后面，悄悄开始写她全新的情感小说。这相继出版的6本小说——《撒旦的情歌》《未完成的肖像》《幸福假面》《玫瑰与紫衫》《母亲与女儿》《爱的重量》，引进中国时被冠名为“心之罪”系列。

其实“心之罪”系列没有一部与罪案有关，起这样的名字，无非就像当年英国出版社不喜欢阿加莎隐姓埋名改写情感小说一样：怕没有销路。实际上，阿加莎也确实躲在这个由她某个远亲的名字组成的笔名后面，长达15年，即使出版社知道玛丽就是阿加莎，读者也不知道。

“小说口碑不错，这令她非常开心。”在《玛丽·韦斯特马科特的秘密》一文中，阿加莎的女儿罗莎琳写道，“这六部作品与‘谋杀天后’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风格截然不同。《撒旦的情歌》是最早出版的……家母对音乐颇多涉猎，年轻时在巴黎曾受过歌唱及钢琴演奏训练。她对现代音乐极感兴趣，想表达歌者及作曲家的感受与志向，其中有许多取自她童年及一战的亲

右图：早在1930年，阿加莎就藏在玛丽·韦斯特马科特（Mary Westmacott）这个笔名后面，悄悄开始写她全新的情感小说。这相继出版的6本小说，引进中国时被冠名为“心之罪”系列。



身经历。《未完成的肖像》内容亦取自许多亲身经历及童年记忆。”

而阿加莎也曾在《自传》中提到《幸福假面》的创作：“我写了一本令自己完全满意的书……一个女子对自己的形象与认知有确切想法，可惜她的认知完全错位。读者读到她的行为、感受和想法，她在书中不断面对自己，却自识不明，徒增不安。当她生平首次独处——彻底独处——约四五天时，才终于看清了自己。这本书我写了整整三天……一气呵成……我从未如此拼命过……我一个字都不想改，虽然我并不清楚书到底如何，但它却字字诚恳，无一虚言，这是身为作者的至乐。”

如今打开《幸福假面》，你能明显感觉到，那就是阿加莎的手笔——尽管没有罪案，但一切叙述都充满悬疑感。这部几乎可以用“意识流”来形容的小说，只是记载了

一位中产阶级家庭主妇在沙漠旅店四五天间的心理活动，却让人一直被这些喃喃自语可能引发的狂潮而牵动心神，直到谜底揭开——一切还是如此地“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”。

更令人惊讶的是，“中产阶级家庭主妇在一次出走过程中意外找回自我”的设定，几十年来早被各路作家写了个遍，其中不乏影响深远的杰作。但阿加莎同样捡起这个设定，交出的却是全然不同的回答。这位推理小说女王，就算是来到了全新的领域，也一样令人惊叹不已。

或许正如女儿罗莎琳所言：“玛丽·韦斯特马科特的作品被视为浪漫小说，我不认为这种看法公允。它们并非一般认知的‘爱情故事’，亦无喜剧收场，我觉得这些作品阐述的，是某些破坏力最强、最激烈的爱的形式。”

阿加莎杀人，而玛丽诛心。■